

炉火青春

●赵贵平

有人说，青春是一支奋进的歌；有人说，青春是一曲欢快的舞；有人说，青春是一首激昂的诗；我想说，青春是一团炽热的火。

如果说我把最美的青春化作了火焰，那神头二电厂就是锻造我成长的熔炉。

1991年，我毕业后分配到神二当了一名锅炉运行工。那时候神二正处于建设高潮，各类洋设备闪亮登场，最雄伟的要数锅炉了，120米高，铁塔般矗立在天际间。

神二一期两台500MW机组是由捷克成套引进的，单机容量大，自动化水平高，在华北尚属首例。锅炉附属设备由不同的第三国引进，磨煤机来自德国，引送风机来自奥地利，强循环泵来自英国等等，我们戏称“八国联军”。

入厂第二天，我就开始了紧张的资料学习和现场学习。最难学的当数控制系统图了，密密麻麻全是英文，得一点一点对照翻译往下走，不停地请教老师傅。机组设备统一采用kwv编码，必须牢记并与设备对应，就像人的名字一样，张冠李戴可不行，会出大事故的。

记得第一次下现场，我穿着凉鞋，被班长狠狠训了一顿，回去又换了鞋。

行走在百米高空的网格板上，一眼望到底，有恐高症的我吓得一步也挪不动，更别说学习了。老师傅说，刚开始谁也怕，走习惯就不怕了，紧跟在别人身后，看前方不要看脚下。我摸着师傅的衣服战战兢兢往前挪，生怕掉下去。头顶火花飞溅，管道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，刺鼻的电焊气呛人的喘不过气来。看着行走在钢梁上的安装工人，如履平地，还不误工作，真是佩服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大锅炉，真被震撼到了。磨煤机足有四层楼高，与书本上躺着的球磨机大不相同；炉膛空荡荡不见底，上不见顶，有太空黑洞般感觉；烟囱二百七十米高，如一根金箍棒直插云霄，如果当年悟空看到此物也定会大吃一惊。

由于肯钻研，学习成绩突出，我参加了一号炉酸洗。酸洗是对运行人员技能的一次大检验，不仅要对锅炉给水蒸发、蒸汽系统相当熟悉，还得对酸洗临时系统非常了解，阀门位置记得准确无误。酸洗也是项危险工作，操作不当会被烧伤。我们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，下班时累得精疲力尽，有时太累了，工作闲暇时就爬在长凳上迷糊一会儿。经过酸洗的摸爬滚打，我掌握了锅

炉运行的基本技能，也对这个铁疙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紧接着机组进入调试阶段，期间工作是非常辛苦的。我是磨煤机值班员，负责六台磨煤机运行维护和排渣工作，那时候设备故障多，漏点多，粉尘四处飞扬，地面刚打扫完一会儿又厚厚一层，电动机才擦亮十分钟不到又变得黑乎乎。下班时我们个个像下煤窑的，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。

神二引进的捷制50万机组国内尚属首例，锅炉为低倍率复合循环塔式炉，与传统的汽包炉区别很大，运行工作无经验可借鉴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投产初期锅炉运行极不稳定，常引起机组掉闸，主要原因是掉焦塌灰灭火，操作不当和四管泄漏，一天启停一次机是常有的事，连续运行一周就算长周期了。

塌灰灭火是困扰锅炉人时间最久的难题，无论怎么吹灰都不行，外方专家也百思不得其解，在捷克运行的好好的，搬到中国就不行了，难道是水土不服？还真的是，锅炉和人是一样的，人需要吃饭喝水排泄，吃的有问题了就会闹肚子，锅炉吃的是煤，喝的是水，排出的是灰渣。因为晋北煤种为灰分大的

烟煤，热值偏离了设计值，产生灰分也多，一根管子积一斤灰，上万根管子就是上万斤灰，同时塌下来了不得。有了这样的思路就开始改造设备，先后增加了声波吹灰，加装了火焰监控，修改灭火保护，塌灰灭火才得以扼制。

随着设备治理的深入，先进技术的应用，我们终于驯服了洋锅炉，机组稳定性越来越好，二号机组最长连续运行记录达到三百六十多天，神二也迈入安全文明一流企业行列。

辛苦我一人，万家灯火明。一年到头运行人是没有假期的，越到节日保电任务越艰巨。我见证了神二的辉煌，神二见证了我的成长。我由值班员到机组长，如今也变成了老师傅，苦并快乐着。我在歌曲《老师傅》中写道：风风雨雨脚下过，大任一肩扛，热热血电流啊，爱比秦河长，双手托起了神二的辉煌。

忆往昔峥嵘岁月，奋斗青春如火红。翻开一本本泛黄的学习笔记，回眸一次次处理事故的惊心动魄，无不生发出许多感慨。一回回保电，就像一场战役，胜利了来不了及休整又要出发。多少个不眠之夜，多少次披星戴月，我知道，有人享受光明和温暖，就得有人在黑夜前行。

三十岁，神二已老了，我也不再年轻，我们彼此都年轻过，都把自己如火的青春绽放得如此五彩斑斓。

当我老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，炉火啊，我的青春，我将唱一支我写的歌给你听……

了，我便另找了个收破烂的，这个人的那杆秤猫腻太大，实在是辱没秤家族的尊严。

后来几年，也不见刘四，也许是搬家了吧！人们只有在看见门口堆积起的破烂时，偶尔会想起刘四这个人。他和他那杆秤几乎在人们心中消失了。

前几天，我正坐在店铺门口打盹儿，听见叮叮当当声，抬头一看是刘四，他那辆破三轮还顽强地坚守着岗位，那杆秤像只犬儿卧在车把上。正好有些废铁要卖，他便跟我说起他近况。

他说他俩孩子都成家了，儿子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毕业，在西安一所科研单位上班，还生了个大胖孙子。女儿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，在成都华为公司，年薪三十万。“前年去儿子家住了两年，憋闷得不行，咱跑惯了，圈在楼房里像坐禁闭，跑回来了。”

刘四黝黑的脸在阳光下笑得十分生动，脸上的皱纹欢乐地向上翘动着。我心中默叹，老天心中也许有一杆主持公平正义的秤吧！

刘四边说边麻利地捆绑好废品，那杆秤依旧挂在车把上，骑着他那辆脚踏“宝马车”淹没在川流不息的现代化蹿流洪流中，悦耳的秤砣撞击声在车流中回旋荡漾。

旧精神抖擞。王老先生个头并不高，穿着滚了红边的杏黄色中式戏剧装，一根红腰带扎在腰间，要多阔气有多阔气。尽管上了年纪，可是还能放叉，就是两腿呈“一字形”平贴在地面上的那种姿势。放叉后的王老先生两手把绣球举在头顶，微微地闭着双眼，轻轻地摇着头，和围着绣球打转转的“狮子”陶醉在了一起。

王老先生“耍狮子”还有一绝，令人难忘。就是当两头“狮子”为争绣球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王老先生腾空一跃，把绣球抛在了半空中，此时的“狮子”反应极快，随之也腾空而起，两只前爪伸向空中。到底还是王老先生敏捷，“嗖”地一声跳起来把绣球抢了回去。把人们的眼睛也给看瓷了。

耍一场“狮子”大约十五六分钟，虽说时间不长，但一场下来后，“狮子”的扮演者和“耍狮子”的人往往是满头大汗、热气腾腾了。前几天，我采访了王老先生的外甥女、朔州市第二幼儿园教师尹翠凤老师，她回忆说，解放前，她姥爷还是青年的时候就到江南学会了舞狮子和制作狮子，1976年元宵节西街的“狮子”就是她姥爷亲手制作的。

改革开放后，王兴业上了年纪，舞不动狮子了，就改成了耍狮子的人。王老先生去世于1985年，去世前的五六年，就收了一名诚心学艺的徒弟，从而使西街的“狮子”得以耍到了如今。

元宵节夜晚，朔县最大的焰火项目叫“老杆”，引人注目。当年的朔县人元宵节晚看红火，绝大多数人看不完“点老杆”是绝不回家的。“点老杆”就是燃放老杆，那“老杆”是什么时间“点”的呢？一般是晚上11点，等到高跷“狮子”、龙灯等文艺队从四面八方回到“老杆”下面开始献艺的时候就差不多了。

在朔县的元宵节期间，“耍狮子”并非西街村的专利，因此其他的单位也有“耍狮子”的文艺队，从规模和行头的漂亮程度看，都超过了西街的“狮子队”。记得有一年，某个单位一下子从外地买回大小“狮子”五对，做工精美，憨态可掬，走在大街上浩浩荡荡的气势不同凡响，深得人们的喜爱。可是，由于“耍狮子”的扮演者缺乏起码的基本功，导致“耍狮子”变成了“看狮子”或者是“狮子”看人。其他的“狮子队”也大致是如此。因此，西街的“狮子”给人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。

压题图片 马占俊 摄

雨后小读有感

●周雅宁

傍晚之际，得片刻闲暇。自觉意兴阑珊，遂浏览几位作者即兴作就的小随笔。见一小友其虽书文字若干，却是深觉自己思维逻辑混乱，语病亦是层出不穷，责怨自己不能如同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。

实则不然，不难看出，其所言虽为小片段，却是形散神不散，意象甚笃。让人很难不把画面跃然于脑海。且于我而言，这份感受本身就已经是足够的绚丽。要知晓，如今这时代，依然能做到“我手写我心”的笔者已是绝难找到。

细细想来，发觉过去自我对于事物的感触总是敏感而又心怀浪漫。一滴水一片叶，一条街巷一颗瓦砾，甚至一丝缝隙，都足以窥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目光。而今再忖度，却惊觉已是一叶障目、笔触苍白。

有人说：下笔的灵魂是思索。在这样的快文化时代，即便是连思索，也变得十足困顿，而那样敏感且热情的领会，便是再也不常有了。似被画上休止符，又似戴上镣铐，无论怎么努力走也终是不能破局罢了。

于是乎，不由得感叹，思维的灵魂才刚刚敞开亮匣，倏忽间却已是天色将晚，大雪封山。

二

重读《西决》，里面说：“龙城最柔软的春天总是伴随着肆意的沙尘暴。也只有沙尘暴的瞬间才能够提醒我，我们的龙城其实是位于一个荒凉的，无边无际的腹部。若是没有了这些狂暴的沙尘，就会不知不觉地把高速公路延伸的地方当作天的尽头。”读至此，眼泪瞬间决堤。

想起家乡的充满沙尘味的春天。现今虽是仲夏，但在炎热时开窗，窗台上仍旧会以难以预料和察觉的手段迅速堆积上一层薄尘。

忽而惊觉，原来我已离家三载。在外求学的这些年，心境反复起伏跌宕，最开始的悸动期待，后来的习以为常，再后来的痛苦迷茫。各种情绪交织，让我很难做到像最初期待的那样快

戴胜放飞记

●解卫华

近日，在朔州市四小上一年级的登登家里来了一位“不速之客”——一只长着花冠羽毛的小鸟。这只小鸟是登登在小区里从流浪猫爪子下救下来的，长得和啄木鸟一样，登登爸爸从网上一查，原来是以色列国鸟——戴胜。

小鸟刚拿回家的时候，蜷缩成一团，一动不动，登登一家用旧裤子做了一个鸟窝，让小鸟钻进去休息，又准备了水和小米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，小鸟可以到处走动了，但就喝了一点水，上网一查，原来戴胜是吃荤的，只吃虫子。全家人到处找，也没有找到卖虫子的地方，只能求助专业机构了。

第二天中午，登登一家通过110联系到了朔州市野生动物保护站侯站长，简单说明了情况，侯站长耐心地解答了

意人生。然而唯一不变的就是，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会特别想家，想起家里的一切。睡意渐浓时想、夜半独处时想，连看到垃圾桶时都会想起家里的垃圾桶是什么颜色。于是问同行的小F想不想家，得到的回答却是否定。我很讶异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怎么会有人不想家？

然而这份思念无处消解也无人诉说，同妈妈讲，她也只是希望我努力读书，在外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，断然不要再生出诸如“想家”之类的无用情节。而我也终于意识到，自己是一个无比恋家的人，甚至于我想家，想的都不是家里的谁，而是在家时心境上的那份完满与惬意。

疫情肆虐，我们不得不响应国家政策封闭在居所隔离，每餐一蔬一饭，均会思及家乡，并且也更加领会到什么叫做回不去的故土与得不到的自由。我想也许我这一生都无法与孤独和解，就像小时候总想着离家越远越好，而真的到了千里之外，却发现，不论古今，总归“月是故乡明”。



朱凤芝 作

秤

●乔仙花

用鄙夷不屑的眼神瞄了他一眼，他冲我尴尬地笑了笑说：“拿回去看孩子们哪本用得着。”原来他有一儿一女，儿子上高中，女儿上初中，都爱看书，学习都可以。他收破烂收回的杂志啦、旧报纸啦不卖，拿回去给孩子们拣出来看。

不一会儿，他把那些废品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他屁股左右一甩一甩的，车子也跟着哼哼唧唧地呻吟着，车把上挂了一杆秤，秤砣跟前梁撞击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仿佛专门为了那呻吟声而伴奏。我猛地想起，院里有一箱旧书和废纸屑，于是我将他拦住。他顺手抓了一团绳子和几个蛇皮袋拐进院里跟我进去。

“这箱书也卖？”他问着，得到肯定后，转身出去拿了一个新大塑料袋，蹲下来，像整理宝贝似的，用袖口一本一本将书上的尘土拭去，将褶皱小心翼翼抚平，然后一本本装在袋子里。我

的五岁，刘四既当爹又当妈把两个孩子拽扯大，到了孩子们上学年龄，刘四领着孩子来县城租房住，孩子上学他收废品。人们问刘四恨不恨他女人，他叹口气说：“我没本事，跟上我没过一天宽松日子，但愿她现在能过得舒坦点。”两个孩子很懂事，学习也非常刻苦。人们说，刘四的孩子放假就像跟老子长一块了，学得动也不动。

刘四收废品从不吆喝，也不跟别人抢生意。但人们还是品出刘四人公道，他那杆秤像他的人一样公道。每天早上开始，我们这条街上每个商铺他挨着过，不用跟店老板打招呼，直接到固定地点取废品，没有人问价钱，也没有人看他那秤上的数字，但他始终把那杆秤摆得稳稳的，好像不是拿的秤，而是一把测良心的标尺。尽管人们从来不会看他的秤，但那杆秤始终挂在车子前，也成了他收破烂的标志。

一天，我收拾院子，整理出一堆纸箱，想起有些日子不见刘四从这条街过

朔县年俗杂忆(五十)

耍“狮子”

●陈永胜



功技巧；“北狮”娇憨可爱，多以嬉戏玩耍为表演内容。朔县西街村的“狮子”属于“北狮”是无疑的。

西街的“狮子”，从外表看十分雄壮又十分可爱，酷似真狮，由雌雄一对组成，若问如何分辨雌雄？倒也简单，头上有红结的就是雄狮，有绿结的便是雌狮。“狮子”由狮子头和狮子身两部分组成。需由两个人来扮演，一人扮狮子头，双手握着狮子头的模具，双腿当做“狮子”的前腿；另一个人扮演狮子的身子，他的双手抓住狮子头扮演者的腰带，双腿当做“狮子”的后腿。可见舞狮子的这两个人是需要一身好力气的。仅有这对“狮子”还不够，需要有一个手持彩球的“耍狮子”的人。这个人至关重要，

“狮子”耍得好不好，全看他了。话不觉说得远了，还是再看玛钢厂院里的“狮子”吧。

“咚咚咚——”
“嚓嚓嚓——”

“咚咚咚，嚓嚓嚓……”伴随着一阵阵急促的锣鼓声和铙铃声，在“耍狮子”人的引导下，一对“狮子”欢快地登场了。搔着头，摆着尾给玛钢厂”的职工们行礼拜年，随后一对“狮子”相背而行地

在地上划出七八米大小的圆圈来，“狮子”的这一行为，朔县人叫“打场子”，预示着正式的表演即将开始。

三

场子打开后，看的人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成一个大大的圆圈。此时的“狮子”似乎很得意，也很悠闲。跟着“耍狮子”人手中的绣球来回地走，慢慢地跑，把人们的胃口吊得老高老高。别看由两个人扮演的狮子高大威猛，一些动作表演的却十分细腻，比如狮子亲嘴嘴，先是雄狮和雌狮的嘴慢慢的轻吻起来，然后蹲下身子，卧到地上，脸贴到了一起，相互轻轻地厮磨起来，亲昵之姿，温柔之态，人间情儿比之不及。

“耍狮子”最精彩部分是狮子滚绣球。“啊——哈——”随着“耍狮子”人的一声高喊，温柔中的“狮子”一跃而起，开始争抢那个大约有30厘米大的绣球了。然而，绣球是掌握在“耍狮子”人的手中的，“狮子”想抢到手并非易事。可是两头“狮子”却有锲而不舍的精神，死死地追着“耍狮子”的人。

西街的“耍狮子”的人叫王兴业，其时已是一名老汉了，但要起“狮子”来依

说起朔县当年的元宵节，精彩的玩意儿真是不少。西街的狮子就舞得令人心醉。

“狮子舞”也叫“狮子灯”“舞狮子”，全国各地有不少的叫法。朔县人喜欢叫“耍狮子”。这种叫法有由来，恐怕是难以考证了。“耍狮子”，在朔县究竟有多少年的历史，我们当地的文献并没有准确的记载。但我们从国内的有关文献中得知，这种玩意至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，甚至更悠久。

“耍狮子”并不是西街人的专利，但在过去的朔县和如今的朔城区，似乎就成了他们的专利。因为在人们的心中，总是以西街的“狮子”为正宗，这是其一。其二是元宵节下，“耍狮子”的文艺队，除了西街外，就十分鲜见了。

少年时代的我和我的伙伴们，元宵节期间对街上高跷、旱船、龙灯之类的玩意并没有多大的兴趣，心红的往往是哪里有老杆，哪里有斗子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“猴儿尿尿”也不肯放过。西街的“狮子”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1977年的元宵节。

记得是正月十四的上午，在北大街玛钢厂”的院里。此时的玛钢厂”早已把办公室打扫得一干二净，把两个办公室并排摆在办公室的门前，上面盖了一张崭新的粉红色的“龙凤呈祥”的棉线毯子，一只桌上放着两个洁白的大搪瓷茶盘，一个堆满了五颜六色的糖蛋儿，高高的宛如美女头上耸起的发髻；另一个摆放着已经拆了包装的香烟，摆成了山字形，远远望去，瓷盘里的小山就像披上了银装一样好看。另一只桌上放着三排茶杯和三个暖壶。可不是，这些摆设是为了迎接“混玩意”的文艺队的。

“咚，当！”一声炮响，有人说“狮子”来了。

一语未了，两头黄红色的火一样的“狮子”伴着脖子上的银铃发出的“铃铃铃”的声响，打着滚儿冲到了“龙凤呈祥”的棉线毯前。

狮子素有“百兽之王”的美誉，民间视为祥瑞之物。元宵节“耍狮子”大江南北都流行，象征着吉祥如意。在形式上，自古就有“南狮”和“北狮”之分。一般来说，“南狮”神态矫健凶猛，具有较高的武